



BIENAIQINGSHUOSHIER

# 别拿 爱情 说事儿

不经语◎著

我爱纯粹的你，也爱沾染了红尘  
烟灰的你。都是你，为何要分彼此？  
爱情，在俗世的缠绕牵绊中前行。

爱情、物质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# 别拿爱情说事儿

不经语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拿爱情说事儿 / 不经语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

2012. 8

ISBN 978-7-229-05289-8

I. ①别… II. ①不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8540号

别拿爱情说事儿

BIE NA AIQING SHUO SHIER

不经语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何晶
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
装帧设计: 阳光图文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6.5 字数: 352千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289-8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不速之客/001
- 第二章 谁遇见谁倒霉/017
- 第三章 动什么别动感情/038
- 第四章 至亲至疏夫妻/055
- 第五章 计划赶不上变化/093
- 第六章 你不是解药你是砒霜/134
- 第七章 婚姻的可行性评估/168
- 第八章 将错就错/206
- 番外一 李初夏/244
- 番外二 白方方/246
- 番外三 涂苒/249
- 番外四 陆程禹/253

## (1)

涂苒到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，她轻手轻脚地打开门，屋里漆黑，只余桌上的一盏小灯散发零星的光。

她胡乱冲了澡，浑身不对劲，又怕吵醒里屋的老太太和王伟荔，没敢多磨蹭，便匆匆往床上一躺，累到极致难以入眠，偶尔辗转，略微动弹似乎能听见骨头咯啦啦作响，一整晚被人揉在怀里拉筋压骨，这会儿效果方显出来，身体里像是被人凿开了一个缺口。

睡不着，她在心里骂了句：犯贱。

第二晚仍是不易入眠，她瞪着天花板上模糊的灯影，想：快忘了吧。

第三晚她出去应酬，喝了些酒，回到家蒙头大睡。

第四晚她不再去想忘不了的问题，把工作带回家里，忙到半夜，累了，很快睡去。

一个月后渐渐恢复常态，她觉得自个儿真要忘了，一觉到天明，早上起来，忽然闻到蛋花汤的味儿胃里泛酸。

又过几日，下班回家，桌上搁着洋葱炒蛋和胡萝卜焖肉，香味洋溢，涂苒躲去卫生间直呕酸水，好不容易消停了，却闻见那股洋葱味儿就在近旁，忍不住又把脑袋埋进面盆里。

王伟荔拿着锅铲系着围裙闯进来，死死盯着女儿吐得要死不活苍白的脸，声音像从冰窟窿里往外冒：“你是不是有了？”

涂苒呕得伤神，听了这话不觉一哆嗦，算算经期，迟了两周。

王伟荔见她不反驳，面带恨意，又怕外屋的老太太听见，就刻意压着嗓门：“你肯定是有。那人是谁？同事？客户？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这样不自爱！”最后两字是打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
涂苒小时候挺怕王伟荔，这份惧意到了初中毕业那年愈发浓厚。初升高，涂苒成绩不俗，重点高中向她招手，王伟荔坚持让孩子去读师范，王伟荔说：“家里就这条件，你把钱都花了，你弟以后怎么办？再说女孩子当老师挺好，工作稳定，说出去也好听，我以前多想当老师啊……”

涂苒年少天真，除了惧怕和服从别无选择。倒是近几年因独自赚钱养家，形势才有所逆转，可如今她做了亏心事，那份惧意再次重现。涂苒脸上发烫，模棱两可道：“谁也不是，是我男朋友。”

王伟荔穷追不舍：“哪个男朋友，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，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？”

“他工作忙，没时间……见家长。”

王伟荔显然不信。“你马上让他来见我，”想了想又说，“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赶紧去医院做手术，当然我还是想见他，顺便见见他父母，看是什么样的家庭养出这样的儿

子。他做什么的？”

“医生……心外的。”

王伟荔来了兴趣：“哪家医院的？”

“同济。”

王伟荔偏头一合计，言辞又转了风向：“职业还可以，这事他知道吗？你们什么打算？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二十六了，转眼奔三，你把人带家里来看看，行的话，考虑考虑。”这些天她寝食难安，家里只有老中青三个女人，老的让她心烦，小的又让她操心。一面担心女儿作践坏身体，又气她行为不检，一面还怕自家老娘瞧出端倪，老人家八十有余，耳不背眼不花，就是无事也爱瞎操心，成日里絮叨抹泪烦人得很。

这些天，王伟荔的情绪跟着一波三折，早上还叮嘱涂苒慎重考虑，手术能不做就不做，晚上就指桑骂槐说她败坏门风，让她赶紧着去把孽种流掉。

涂苒表面上应答果断，背地里却拿不定主意，耐着性子一拖再拖，思前想后，终是心里一横，她决定去医院找那个男人。

涂苒把孕检单小心对折，直接搁进大衣口袋里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她心里很紧张，甚至有些焦虑，一路上好几次神经质地伸手去摸那张薄薄纸片，生怕一不小心弄丢了揉皱了，叫人看不清上头的字迹。

初春的清早，周身寒意笼罩，手心里却直冒汗。她已经设想过无数次接下来的情形，毫无例外都是被人理智地拒绝。尽管如此，仍有怪异的妄想像小火苗一样在心底窜来窜去，压制不住。

涂苒选择在住院部的走廊尽头候着，旁边就是电梯间和楼梯，他应该没有别的出路。

到了下夜班的点，她才远远瞧见那人向自己走过来，不知是因为精神疲倦还是心思漠然，他一脸萧瑟冷清，至少相较那晚的翻云覆雨。那天夜里，他在她身上耕耘不息挥汗如雨，脸孔被情欲熏染，神色专注而温情。

涂苒又开始回想那张脸孔，只是一下床，男人就带着那种神情消失了，像午夜十二点的灰姑娘和她的赝品水晶鞋。

那人已到近旁，再无时间犹豫，她暗自深吸一口气，似乎要聚集五脏六腑的能量，强打精神，小心面对这个落下鞋子的男人。

陆程禹哪里能料到这茬。

才值了一宿的班，昨晚过得还算妥当，只有某位危重患者在睡眠中出现心跳骤停，当即采取抢救措施使其心脏复苏，之后病况尚稳，有惊无险。

交接班完毕，难得准点下班，他心里又隐约觉着不对，今天过得似乎太顺了点，可是这样的天景，窗外阴霾，雨声阵阵，怎么看都不是喜庆日子。

陆程禹换下白大褂，打办公室里出来，就见走廊尽头的窗户洞开，清冽空气扑面而来，窗旁立着一人。

等他瞧清了，心里又是一惊——事隔两月，这姑娘忽地从眼前冒出来，一如她当初凭空

消失般干脆利落，不带丁点儿预兆。

也许毫无征兆就是最危险的征兆。

陆程禹没多想，伸手抹了把脸，走过去问：“这么早？”

涂苒身上的黑色薄呢大衣大了点儿，她似乎想把整个人缩进去，她一手拢着衣领，另一只手里拽着把黑紫色的折叠伞，伞尖沥沥地滴着水，水滴汇在鞋边，聚集一小洼湿迹，凉悠悠渗着屋外的寒意。

年轻姑娘敷了淡妆，脸色瞧上去却不太好，她抬眼冲他笑了笑：“嗯，有点事，想和你说。”

陆程禹低头挺认真地瞧过去，女孩儿却迟迟开不了口。

身后传来仓促嘈杂的脚步声，这儿真不是谈话的好地方，陆程禹回头看了眼，重症病房里又有人急救，他打定主意下一秒如果这姑娘再不说话，他便转回去看看，顺便摆脱某种影影绰绰无法言明的预感。

涂苒显然被不远处家属们忽然爆发的呜咽吓了一跳，她定定心神，才说：“不算好消息，你得有点思想准备。”她从口袋里抽出化验单，放轻声音：“我怀孕了。”

困顿疲乏降低肾上腺素分泌，阻挠大脑的应急能力，陆程禹将这话略作消化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

化验单上写着“阳性”和“6周”等字样，可那个“6”看起来又像是歪歪扭扭手舞足蹈的“8”。陆程禹心里憋不住骂了一句，这会儿他当真厌恶同行们龙飞凤舞的笔迹。

涂苒见这人盯着化验单一声不吭阴晴不定，忍不住问：“想起来了么？十二月底的事儿……没别人。”

她的嗓音低柔滑顺，全无窘迫，这倒是好事，干脆利落的人，多半不会穷追猛打。陆程禹直接问：“什么时候手术？我陪你去。”

涂苒抬眼看他，顿了一会儿才道：“我不想做这种手术。”

陆程禹忍不住微挑眉毛，大脑神经已迅速做出反应，脑子里晃悠悠麻麻酥酥，他看向窗外，想找个地方吸会儿烟。

涂苒脸上发热，即使打定主意厚起脸皮，有些话从未婚姑娘嘴里冒出来仍不免尴尬，何况对方摆上台面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无想法没期待不认可。

她慢慢地开口，言语温和：“我是在想，有没有可能要这个孩子……但是，生孩子要准生证吧，得上户口……”

陆程禹不听也明白，一口气吸得急，像是接了台大手术，闹得心里几分没底，他转脸咳了一声，试探：“这么决定是不是有点仓促了？”

涂苒眼巴巴地望着他：“你不信？真是你的。”这话说得渗出些许职业范儿，仿佛正给人推销药品：“相信我，这种药效果好副作用特别小，在别的三甲医院用过口碑好得不行，试一试就知道了……”

嘴抹香油滑不溜手，神色镇定来去自如，足以引人警惕，谁还肯轻易买单？

陆程禹见她脸颊泛红，只得说：“我不是那意思。”可接下来很快词穷。

他想把话说漂亮点，却觉得无论说什么最终的意思都是：我和你上床，从没想过要搞大你的肚子，尽管点儿背闹出人命，也没想着要和你结婚。难不成觉得某棵树上的苹果好吃，就得把整棵树移回自家的院子里栽上？

想归想，说出口，再怎么着女人在这事上头比男人遭罪。他忽然觉得自己挺差劲，要不就是男人都差劲，都他妈有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侥幸心理。

隔了会儿他才开口，下意识耍了点太极招式：“这事儿，你怎么打算？”

涂苒轻咬嘴唇，低头去看自己的脚尖，闷闷地开口：“我不想做手术，对身体不好，再就是我这人有点儿迷信，多小都是条命，这会儿已经不是单纯的细胞了，我不想杀生。来之前我犹豫了两星期，所以如果有可能……”她用脚尖去稍稍磨蹭旁边地上的水迹，似想把它抹干了，转念又觉着不可能：“当然你也需要时间再考虑……要不这样，你晚点儿再给我答复，但是不能拖太久，好吗？”

陆程禹心里一叹，想这人是死磕上了，他脸上正经含糊其辞：“你看咱俩也没处多久，结婚的事本身就快了点，再加个孩子情况更复杂。这事不能冲动，得考虑成熟，前前后后都得捋清楚，你再想想，我希望你能再多想想。”

涂苒一直埋头听着，这会儿扬起脑袋看他：“也对，有的事能冲动，有些却不能。”她伸手按亮电梯开关，不多时又想起什么，折回来往他手里塞了张纸片。“这是你孩子的第一张照片，”她小声儿道，“没兴趣也看看，有缘面对，无缘相见，好歹都是缘分。”

电梯门开，涂苒转身进了里间，手里的伞落下几滴水珠子，在灰白色地砖上划出一路短暂痕迹，隔着他俩。

陆程禹捏着照片快步走向重症监护病房，门口乱哄哄围了一堆人，病人家属或恸哭或抹泪，医护人员脚不沾地行事匆匆，围观群众心有戚戚或兴致盎然。

他拽住从里面出来的同事问：“哪一床的？什么情况？”

同事神色沮丧，微微摇头：“老张，又是突发性心跳骤停。昨晚才救回来，可惜了……”罢了拍拍他的肩。

护士推来小车，上面叠放着平整洁白的床单被套。

陆程禹暗自一声叹息，他低头去瞅手里的B超照片，照片里有团阴影，大小形状犹如一枚豆瓣，在靠近“豆瓣”左上边缘的地方，是一个细小却极其醒目的白色亮点，仿佛正充满活力地闪烁跳动。

他想，那是一颗心脏。

## (2)

陆程禹觉得自己点儿有些背。

食色性也，众生本能，何况人类是唯一懂得把性当做享受的动物。可是现在，这码事儿倒成了繁衍的奖励机制，给你几秒的甜头，却试图让你箍上一辈子的负担。

“一辈子”这仨字让他有些焦躁，要是那会儿心头拱火能憋着忍着，要是他没去那伙狐朋狗友的饭局上凑热闹，要是没那次久别重逢，也就没现在这些破事了。

那天一进门，陆程禹就注意到坐在周小全旁边的姑娘，也不是多漂亮，就是那脸盘子瞧



起来眼熟。

乍看之下还无法确定，等见到她笑的样子，鼻子微皱，市侩中带出一抹傻气，他忽然就想起这人是谁，多年前她常常莫名奇妙地闷头抽泣，哭着哭着就缓不上劲说不出话，傻了吧唧的一张脸被泪水糊得光亮。

他那时年少气盛，碰见这样的情形，尴尬和气馁全挂在脸上，两人隔着张桌子都不说话，一室寂静。

如今，陆程禹有些费劲地将眼前这人和记忆里模糊的影子拼接起来。

他注意到这姑娘的行事风格比以往跳脱，涂了鲜亮指甲油的手指，指间夹着香烟，轻烟袅袅，往事如烟，一吹就散，她在淡雾后不着痕迹地和男人们调笑。

陆程禹犹豫着要不要跟人打个招呼，姑娘已将视线飘过来，冲他轻扬嘴角，大大方方地开口：“我看你半天了，还真是你。”

陆程禹笑一笑：“没想到。”

周小全听得一知半解，立马抓住他的话头嚷嚷：“没想到什么？让你来你还不想来，没想到今天这桌有美女是吧？蠢蠢欲动了是吧，要不我给你俩撮合撮合？”

众人哄笑。

又因涂苒的姓氏少见，大伙儿闲扯起来，周小全说：“关于涂姓的来历普遍存在两种观点。一是在古代有条河叫涂水，涂氏家族的祖先傍水而居，因而以水为姓；还有种说法是系出涂山氏，是上古时期一个诸侯的名称，《史记》里有写，禹便曾娶涂山氏之女为妻……”

旁人会意，又咋呼着笑开，陆程禹觉得这伙人忒无聊，满脑子男欢女爱的勾当，什么人都能扯上关系。

玩笑过后，大家有意撮合，此后聚会晚归护送涂苒回家的任务自然落在了陆程禹身上。一来二去，渐渐被人当了真。

事情开始得不明不白，陆程禹懒得说破，涂苒似乎也不以为意，两人的关系若即若离，陆程禹如果有需要女伴出面的活动，便招呼上涂苒，一来调剂下生活，二来也免去做电灯泡的尴尬。涂苒这边要是需要劳力或者碰上姑娘家办不了的事，也叫上陆程禹，只是这种情况不多，她找他，多半还是为了工作。

涂苒已经做了四年的医药代表，而陆程禹临床医学博士在读，年前考上主治医师，正努力寻找出国镀金的门路。

陆程禹虽然年轻资历浅，这履历表上的内容也算充实：学术论文发表若干篇，优秀研究生党员干部称号若干又若干，参编教学用书两部，又是某领域权威老教授的得意门生，因而人脉还是有的。

涂苒通过他认得一些人，偶尔捞几小票，每每想迈开大步向前走，陆程禹便有意无意地从中阻拦：“赚点就行了，胃口别太大，这药的利润这么高，你让别人怎么活？”或者干脆说：“改行吧，女的做这行不合适。”

涂苒笑着回应：“等我再捞票大的就金盆洗手，陆医生，要不你再帮帮我呗，助我早点脱离苦海，也不用每天应酬喝酒熬夜难受死了。”

陆程禹知她要么存心敷衍，要么有事相求，就岔开话题：“你说说吧，到底想怎么着？有什么打算？总不能一辈子做这个。”

涂苒说：“怎么不能呢？这工作多好，只要有关系，来钱也快，又不犯法，顶多打个擦边球。”她顿了顿：“作奸犯科的事肯定不能做，我是好人家的姑娘。”

陆程禹笑：“你倒挺有原则。”又说：“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”

涂苒侧着脑袋问他：“我以前是什么样的？”

陆程禹觉得这个问题一旦开了头必定会扯出好远，女孩儿们从离开校园到踏入社会总有或多或少的改变，只是这位的情况已经特殊到自我颠覆的程度。何况他也不想说“我觉得你以前单蠢无用，而现在虚荣世故”，因为这些词听起来没一个是优点，于是他抬腕看表：“我得走了，一会儿还要回院里开会。”

接触过一段日子，两人的关系始终不曾更进一步，停留在奇怪的阶段，陆程禹懒得多想，以为完全可以将涂苒划入普通朋友一类。

正好科室主任有意将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他。

陆程禹和那女孩见了几面，感觉还行，女孩儿是重点中学的英语老师，斯文秀气温顺有礼，至少看起来很正经。陆程禹想着自己工作太忙，找个这样的也不错，于是就有定下来长期发展的意思。

至于涂苒那方，他觉得，在不太麻烦的时候找机会暗示一下即可。

某天，陆程禹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收到两条短信。

一条是主任侄女发来的，写的是“为了谢谢你上一次的邀请，我想在明晚回请你吃个饭”云云。

另一条来自涂苒：“普外的老徐你认识吗？此人很难搞，既色又贪，吃饭桑拿按摩次次不落，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就是不给开处方，明晚你能不能陪我去会会，要不那些钱都打水漂了，帮帮忙……”

陆程禹觉得这是个机会，他当时正在值班室里打盹，迷糊中就给回了几个字：“去不了，明晚要陪女朋友吃饭。”

隔天上班，陆程禹被主任叫到一旁，领导脸色不善，说：“你小子，有女朋友了怎么还和我侄女发展呢？前几天还请人吃饭，昨晚就说要陪女朋友吃饭……你这是明摆着劈腿啊，这搁以前绝对是生活作风问题，当然现在也是，何况你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学生干部，你这么下去会走歪路犯错误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……”

陆程禹翻出手机瞅一眼，原是昨晚发错了短信，也没什么兴致解释，只是挺诚恳地点头：“您批评得对，谢谢指正，以后坚决不劈腿。主任您连劈腿这词儿都知道，相当与时俱进……”

因为这事，广大群众都知道陆程禹有个女朋友，而且这姓陆的年轻人私生活似乎有些复杂，一时间做媒牵线的人数锐减。陆程禹仍然有时间和涂苒不紧不慢可有可无地耗着，他忽然觉得这样也不错。

他承认涂苒对自己有那么些吸引力，女人一旦盘靓条顺，男人的眼神自然黏上去，再瞧见她对自己一笑露出个小梨涡，又或者求你办事时唧唧呀呀撒个小娇，那心情便拨云见日艳阳高照了。然而，作为一个靠谱的奔三男人，化学反应已经不是首要，经过一番斟酌，他觉得这女的不够靠谱。

比如她个性好强急功近利，行事具有目的性且毫不遮掩，利用男人的小伎俩那是一套一套的让人眼花缭乱，何况工作还不稳定不够体面很容易招人话柄……总之，若期望有思想成熟的男人和她发展长期稳固的两性关系，她的杀伤力还相当薄弱。

(3)

陆程禹遇事习惯深思熟虑，直到有一天他意志薄弱犯下严重错误。

直到有一天，涂苒扔了一张B超照片过来，试图砸晕他。

那张照片，陆程禹反复看了几次，上头各种数据标识清楚，他稍作推算，确定是那几天发生的事儿。对于日期，他记得还算清楚，因为那晚的涂苒，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因为一条发错的短信，人家姑娘特地打电话来客套，涂苒在那端笑道：“陆医生，我叫你去帮忙，你倒好，反请我吃饭，那多不好意思。忽然变得这么热情，是不是对我有想法了？”

陆程禹不想掺和同事跟药代之间的事儿，嘴里敷衍：“要不这样，你先把你的事搞定了，我请你吃饭，或者等你转行，我再请你吃饭。两种选择，对你都有利，你选哪个？”

涂苒没理他这茬，也不再提帮忙的事，岔开话题，说笑几句便撂了电话。

陆程禹也不知道自己动了哪根筋，忽然就觉着一个姑娘家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挺不容易，没多想又发了条短信过去，问人约了老徐晚上在哪里应酬。

那边很快回复，报上饭店名，附带一句：我理解你的想法，来不来随意，千万别勉强，人情债难还。落款是一个扮鬼脸吐舌头的小人。

当天下午，陆程禹接了个上手术的通知，忙完已是夜里八点多，既然主动打听了情况也不好叫人失望，他一路赶到饭店门口，正好遇着人摆婚宴酒席尚未散场，厅堂内人声鼎沸水泄不通，打手机没人接，一时半刻也寻不着人。

陆程禹站在路边点烟，约莫抽完小半支，就瞧见涂苒一行打里间出来。大门口灯火通明，那些人里就她一个女的，长得不错又很年轻，甚为抢眼。

看样子是喝了点酒，有个中年男人借着醉意抬起胳膊搭在她肩上，脑袋几乎贴着她的脸。涂苒往旁边让了让，避不开，反被那男的强拉进怀里。同行那些人，或习以为常视而不见，或不怀好意附和调笑。男人的胳膊慢慢往下滑，滑下她的腰，使劲揉了一把。

接下来事情发生得很快，陆程禹听见非常清脆的一击，等他回过神来，涂苒正直挺挺站在那儿，右手还顿在半空。

那男的看来喝晕了，挺大的个头竟然被人一巴掌打趴在跟前的垃圾桶上。旁人回神，赶紧去扶，那醉汉嘴里不干不净：“丫的装×啊，挺清高的是吧？还不是出来卖的，你不卖你能赚钱吗？谁知道你卖了多少次了，我摸你一下是看得起你……”

涂苒一言不发，抬起脚就冲那人身上踹过去，脸上透着股打家劫舍的狠劲儿。

陆程禹看得有些乐了。

涂苒穿着长裙，一手拎着裙摆，另一只胳膊的臂弯里吊着只小包，踢人时次次都往寸把长的细鞋跟上使劲，整个人显得摇曳生姿又剑拔弩张。

围观群众阻止不及，那人刚挣扎着爬起来又被她一脚踹下去，不禁痛得大喊：“打110打110，我要报警。”

涂苒说：“你赶紧报警，这里这么多人证别浪费，不然你白耍流氓了。”

看热闹的一时又呼啦啦围上一圈，同行的人担心这么闹下去影响不好，都劝那男的上车。那人虽心生怯意，又觉得窝囊，一时咽不下这口气，嘴里不免骂骂咧咧。涂苒冲上去作势又踹他。

陆程禹心说这还踹上瘾了，赶紧过来把人拉走，嘴里叼着烟，忍不住笑：“这么尖的鞋跟，别把人踢残了，你也出了气，撤吧。”

待人都散了，涂苒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脱掉鞋子看鞋跟，顺便批评陆程禹：“你瞧热闹瞧够了，看我被人欺负也不来帮忙，我可早看见你了。”

陆程禹笑：“我怎么觉着你还挺享受的，所以没敢打扰。”

涂苒斜他一眼：“别给自己找理由，我看你们医疗队伍里仁医不多，人渣倒是一拨接一拨的。”

陆程禹说：“你这样的人就是加重医疗系统腐败的催化剂，不要推卸责任，养出这样的人渣你们功不可没。早说过你一个女孩别做这行，就是听不进。”

涂苒见他一本正经倒乐了：“看来你对我们的工作偏见很大嘛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这可不好。我相信你们的队伍里还是好人多，以前工作的时候多少接触过。”她穿上鞋子，忍不住嘟囔：“花的钱又打水漂了。”

陆程禹在她旁边坐下：“真的，别做这行了。”

涂苒小声回了句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陆程禹侧头看她：“你们这些小姑娘，赚钱就是为了乱花，今天买衣服明天买化妆品，胃口大了信用卡透支又急着捞钱，累不累？不如你给我说说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买给你。”

“就你？”涂苒笑了，伸手戳一下他的肩膀，“小医生，你买不起。”

陆程禹轻轻握住她的手腕，嗓音微哑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他说话时的表情看起来挺奇怪，有些狡猾又多了点暧昧。

涂苒觉着有趣，便想逗他，她凑过去，往他嘴边轻轻吹了一口气。她双颊嫣红，目光带水，呼吸里充盈着淡淡酒精味道和女性绵软温热的体香。男人心神一晃，低头吻了下去。男性的气息从她的唇边一路轻浅地撩弄到耳垂，涂苒在不知谁的震耳欲聋的心跳声里听见他说：“去我那儿，嗯？”

这事儿说不清怎么就发生了，原始的诱惑如风雨骤袭野草般疯长，令人难以启齿。

或许因为姑娘长得不错，皮肤嫩滑，身段漂亮，柔韧性尤其好，随他折来叠去的折腾，小嘴里吟吟哦哦撩死人，点火一般。他被那些上蹿下跳的小火苗牵引召唤，整个人随之亢奋沸腾，直到完事之前，一切都很美好。

“我今晚可是喝得有点醉了，”涂苒欠身用胳膊支着头对他说，“是不是男人都喜欢占便宜呢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反问：“女人是不是不介意被有好感的男人占便宜？”

涂苒没搭话，她笑一笑起身，下床着装，才道：“你这床单多久没换了？还有啊，你记得帮我多介绍点客户，不怎么爱占便宜的那种。”

陆程禹道：“难度有点高。”他随即补充：“占便宜这码事，是男人的劣根性，不太像一般的缺点错误那样容易克服。”

涂苒理顺头发，瞧着他：“那么你认为女人的劣根性是什么？”

他想了想：“过于依赖感情。亲人之间的，朋友之间的，特别是异性给予的哪怕长度只有一晚的感情，还有其他一些虚无的让男性没法依赖的感受。”

兵来将挡，滴水不漏，既可浮于表面又能深度挖掘，十恶不赦又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，这该有多冷静，才能不浪费任何一个无谓的字眼。涂苒没言语，拾掇好自己，拉开房门往外走，似乎懒得再多看他一眼。

生气了。

陆程禹靠在床头胡乱猜测缘由，也许是有点脏的床单影响了她的情绪，早知今晚这样精彩迭起，他肯定会事先收拾下屋子。或者是他刚才说的话有点刺儿头，可也是顺着她的意思往下唠嗑。要么就是嫌她功力不够，所以溜得老快？不能够啊，方才还像只饿急的小猫崽子一样叫唤，欢快的，沉迷的，怎么看都不像装的。

如果真是最后一个原因，陆程禹承认自己完全没法接受。

“再见。”在门合上以前，涂苒稍微表现出一点礼貌。

再见，自此别后，望再不相见。

#### (4)

涂苒曾打定主意，以后再不见陆程禹，可现在却又把自己的命运送上去让他斟酌，这滋味无异于被人攥住咽喉。

在等待答复的这几天，时不时有放弃的念头在涂苒心里辗转萌发。

她的早孕反应日渐强烈，从畏寒嗜睡，到渐渐闻不得点油味，最后连常用的洗发水的香味都能引发阵阵干呕。她觉着这样挨下去不行，又心烦王伟荔的成日里逼迫唠叨，于是找了个出差的由头，收拾了几件衣服跑来周小全这里住下。

周小全自个儿住外面，两室一厅，说是父母给赞助的嫁妆。涂苒向公司告了几天病假，整日窝在周家书房的沙发床上。

涂苒过来的这段日子，周小全很痛苦。一是因为涂苒闭口不提这孽种的父亲是谁，使她挠心挠肺，好奇心压制到几乎爆炸的地步。二来她无法随心所欲地享受美食，因为涂苒的嗅觉变得异常灵敏，可以隔着两扇门闻到油星子味、胡椒味、酱油味，继而呕吐不止。

周小全陪她喝了两天清粥，粥里什么也不能放，只撒了点梅花盐。到了晚上，她的肚子便饿得咕咕直叫，忙不迭地要去楼下吃大排档。涂苒在后面有气无力地嚷嚷：“进门之前先把牙缝里的剔干净，丁点都不能带回来。”

周小全扭头笑她：“我们家对门那女的也有了，可没见人都像你这么娇气，人也是弱质女流千金之躯，挺着个大肚子还大包小包地买菜来着。”

涂苒问：“对门几时住人了？不是一直空着吗？”

周小全说：“才搬来的小两口，那男的长得还蛮帅，对老婆挺好的，就是忙，总让这女的自己买菜。你们家孩子他爸以后不会也这样吧？”

涂苒知道她想探口风，懒得理，转身回书房去了。

周小全在冷风嗖嗖的街头吃饱喝足，最后要了茶水漱了口才往家里走。到了楼下，兜里的手机窸窣窣地闹腾起来，里头，涂苒哼唱着小调：“大哥，你别走，让俺劫个色……”周小全头一回听，差点儿笑岔了气。

她按下电话“喂”了一声，就听那边一男人道：“涂苒，是我。”

周小全脑子转得快，讲话的习惯又不好，语速更快，竹筒倒豆般噼里啪啦：“我是周小全，错拿了涂苒的电话，你什么事儿？我等会让她给你打过去。哎，我发现你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还蛮……蛮男人的嘛！”

男人没理她，径直问：“涂苒在哪儿？”

周小全仰头看了看阳台，昏暗中一个人影，手里捏着淡淡橘红色的星光，于是说：“她在我家阳台上抽烟。”

男人“嗯”了一声，语调里似有不太信任的味道，他说：“她不能抽烟。”

“哦，”周小全连忙应着，嘴还没合拢，越想越是那么回事，越想越激动，抓着手机嚷嚷：“陆程禹，我跟你说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我当初看你小模样长得挺周正，没想到你这人心歪得很，你丫表面正经，本质就是一流氓，我那天就不该把苒苒带去，不该撮合你俩，人家好好一姑娘还没扯证就大了肚子，你叫我怎么跟人交代？要不你现在过来，让我当着苒苒的面抽你两下解回气……”

陆程禹一声不吭，耐着性子等她骂完，也没反驳，只说：“五分钟后再打过来。”

周小全一气儿跑上楼，跑得胃都有点痛了，涂苒已经裹着被褥歪回床上。周小全把手机扔到枕头边上：“刚才奸夫给你打电话了。”

涂苒躺在那儿没动，眼睛都没睁一下，周小全摇晃她：“陆程禹刚才给你打电话了，他说一会儿再打过来。”

涂苒这回反映挺大，伸手迅速从床底下抽出垃圾桶，开始趴在那儿干呕，因为吃得少，只是干呕。

周小全赶紧给她递了杯温水，涂苒耸耸鼻子一把推开：“这水有味儿。”

周小全凑过去闻了闻：“水能有什么味儿？陆程禹这三个字才有味儿吧。”

“不是我的问题，”涂苒指指自己的肚子，“是他不喜欢。”

陆程禹果然守时，打电话过来和涂苒简明扼要地说了一下，大意是他去年就向法院里申请了出国进修的名额，最近签证已经下来，三月中旬就得走人，为期一年。因为时间紧迫，如果她又不介意的话，能不能先把证领了，办酒席的事以后再说。

他又提到房子，说自己现住学校的博士楼，单间面积小不方便，又说他妈妈过世前留了套一室一厅的旧房，不在正规的小区，周围环境不好，有了孩子也会嫌小，他打算等正式工作了把那套房子卖了，至少够付另一套大点的新房首期，剩下的再每月还贷，所以这一年里只能委屈涂苒暂住娘家，好在怀孕生孩子涂家父母也能帮忙照顾。

最后就是让她戒烟。

陆程禹说了老长一段，涂苒全然没搁进心里，她的情绪还停留在错愕与激动之间，一时高兴，一时又难以置信：上一秒还在心底泪水涟涟，下一刻就想着啥时候去扯证孩子大名小名儿该怎么取了。

进展神速，涂苒窝在被褥里，像是躺在云彩上，飘来荡去恐高眩晕，怕是一不留神就会从天到地，她抓着手机压在耳朵上听得眼神直愣，末了又听那人说要挂电话，觉着自个儿也应该有所表示，想来想去捞不着合适的词，勉强道了谢，又觉着为这事道谢颇失颜面，赶紧添上一句：“多谢你没让我杀死自己的孩子。”

她回光返照般面色潮红，偏偏又精神不济底气不足，说话时整个人呈现出阴郁之态，周小全忍不住打了个寒颤，就不知线路那端的人是如何感受。

涂苒面上瞧不出太多情绪波动，周小全心里嘀咕，这两人平时处着也不见多热乎，怎么就整出个孩子，现在还闹着非结婚不可，结婚也成，却没半点喜气劲头，男方一席话条理分明如交代后事，女方无悲无喜似老僧入定。

周小全一琢磨，想这事也算因自己而起，旧言一不做媒二不当保，要是无心插柳促成一对怨偶，人还不得怨怼自个儿一辈子？周小全待在书房里不走，东摸摸西弄弄，总算开口：“那什么，我就想说句，千万千万别为了结婚而结婚。”

涂苒早瞧了她半天，这会儿笑眯眯道：“太对了，还好我是为了孩子才结婚的。”

“这个……其实你不生也行，为什么一定要生下这孩子……”

“因为要结婚。”

“不是……”周小全拖了把椅子坐到跟前去，“我问你，你到底是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要结婚呢？”

涂苒认真想了想：“为了人类的繁衍，社会的稳定，虽然我只能做这么一点小小的贡献，但是我很自豪。”

周小全往她胳膊上拍了一下：“顾左右而言他，我听来听去就没听见个爱字，你俩还是有感情基础的是吧，你俩……至少有那种非你不娶非他不嫁的激情吧？”

涂苒想了半天：“除我以外应该没别人怀了他的孩子吧，我不嫁他谁嫁他，他不娶我他娶谁去，买一送一，一次就解决俩，多值当的。”

周小全伸手去摇她：“认真点你会死？你这种吊儿郎当的样子做给谁看？要是他不答应，你说你怎么办，啊？这种事你能碰运气？啊？”

涂苒缠不过她，缩回被子里，小声道：“不正好趁机会检验检验么？他要不答应，我也就死心了。”

周小全一愣，品着这话味道不对，脑子却转不过来，仍是说：“他要是不答应你怎

么办？”

涂苒笑笑：“凉拌。这事儿，要是我跟他没法达成共识，以后见了面也绕道走，从此再无交集。”她说着把脸藏进被子里，闷声道：“累了，让我睡会儿。”

周小全感觉在涂苒这儿套不出真材实料，打算换个方向，找时间和准新郎聊聊，看他俩究竟怎么个想法，可惜陆程禹这会儿忙得晕头转向，根本没空搭理。

院里给他排班到临走的前一天，期间遇上管床的病人出状况还得加班。带他的主任医师为人随和，担心小年轻沉不住气抗不了压，有心提点：“趁着要走了，得让你在临床多多锻炼，不然一年后回来胆小了手生了，怎么做主刀？再说这也是何老的意思。”

“何老”是省内心血管领域的泰山北斗，陆程禹有幸拜他们门下作其关门弟子。由于名声在外，又是耄耋之龄，老头儿不像其他博导那样忙于申请项目资金或者闭门搞学术，反在专家门诊和特需门诊转悠得多，又或者每星期一两次去病区查房，负责解决些疑难问题。

老头儿每次查房，身后必跟上白花一片，从教授到实习医生，从主任医师到小护士再到病人和家属，无不穿着齐整，屏息静气。病床上是叠成豆腐块一样的被褥，旁边的矮几上全无杂物，病房地板被人擦得锃亮，映出惶惶人影。

年轻医生们神色紧张，最怕这位老先生忽然发问，并非问题刁钻，而是他从不放过答案里丝毫的不确定，若有半分犹疑，必是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边边角角不留余地。

老头儿行事素来严格却非严厉，陆程禹从中得益，不像其他学生从早到晚忙着给导师干杂活，也不必为了申请到好点的课题东奔西走，以致牺牲了临床学习的时间。

陆程禹曾不止一次地听他叨叨：“做医生的不去临床，成天在实验室待着，那不成实验员了。混个博士出来，就是个主治医师，就是个副主任医师，结果呢，手生得一塌糊涂，连个阑尾也切不对，还怎么给人看病？都拿病人当白老鼠吗？这哪里是医务人员，分明是赵国的赵括了，你知道赵括吗？”

偏有学生从小不爱文史，被他赶回去翻中学历史课本，这才弄明白“纸上谈兵”的渊源。想当年陆程禹也是这么过来的。

想当年，学业繁重之余难免春情勃发，他总能清醒地找出生活里的目标，即使热恋期也没耽误过正事。那会儿也实在年轻，只知道一股脑儿往前冲，可以放弃的东西总在稍作留恋后轻而易举地放弃，也不是没幻想过婚姻，只是极少。

婚姻，应该是一段认真爱恋后完美而严肃的结果，所以过于正经过于遥远，即使不久前，他还觉得这个名词高深晦涩，无谓多想。

谁知如今，却这样稀里糊涂地入了城。

(5)

涂苒这边得了陆程禹的准信儿，让他抽个空赶紧过来见家长，涂苒在电话里说：“我妈为这事挺着急，你现在过去瞧瞧也好让她安心点。再说，你也该去了解下我们家的情况，要是不合意，还能有反悔的余地。”

陆程禹对这话不以为然，事到如今已没有回旋余地，他现在也是奔三的年纪，事业处于



上升期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忙，哪还有闲功夫再去认识新女友，更别说还要花心思追求女人重新培养感情了。只是这话他没说，嘴里随意应了句：“没事，十年前就见过了。”

涂苒听了却笑笑：“哪有十年呢？九年。九年还差了三四个月。”

两人约好在涂苒公司楼下的车站碰面，陆程禹一眼瞄见自家准媳妇弱柳扶风的模样，心里有些异样。涂苒想想这几天的拉锯战，觉着自己挺没脸，也不怎么说话。自那晚云雨，反倒生疏了不少，这会儿又因关系迅速转变，一时都不适应。

一路上安安静静，出租车在花园小区的门口停下，两人才因抢着付车费胡乱扯了几句。陆程禹正打算往里走，谁知涂苒带着他转了个弯，穿入旁边的窄巷，昏晃地里一通七弯八绕，最后才在一幢五层高的旧楼前落脚。

周围几幢老私房和筒子楼比邻而接，这幢外墙灰败门窗生锈的小高层倒显得鹤立鸡群，灯光、人语、炊烟，使它在朦胧夜色中展现出一种苍老颓败的俗世气息。

陆程禹有些诧异：“你们家搬了？”

涂苒“嗯”了一声，掏出钥匙去开楼下油漆斑驳的铁门，钥匙在匙孔里转了几圈，门打不开，涂苒抓着门上的栏杆使劲儿摇晃，铁门嘎吱作响，陆程禹觉得那门像是一具掩埋多年即将风化的残骸，哪还经得起折腾，于是说：“我来。”

涂苒没理会，继续摇门。“好了。”话音未落，门“咣当”一声被推开，“早和他们说换个好点儿的防盗门，都不愿交钱……早搬了，我上大学那会儿。你以为我还住前面那小区呢？这几个月，你送我回家没有十次也有个七八次了，没见过我往这条巷子里走么？”她顿一顿，“是不是等我一下车就赶紧着叫人调头呀？”

陆程禹实话实说：“我的确没注意。”

涂苒笑笑：“我就知道你们这些男人，个个寡情薄意。”

王伟荔一早接到涂苒的电话，在家恭候多时。

家里的老太太也因连日来见不着外孙女，自家闺女这会儿又在厅里横眉冷眼地坐着，估摸着是出了什么大事，老人家心里很不安，坐在里间的房里悄悄往外面瞧，却不敢多问，怕人嫌她老了事多。

楼道里隐约传来脚步声，王伟荔直起身子往紧闭的门那块儿瞧，心想也不知带回个怎么样的歪瓜劣枣，丢人现眼。

房门从外面被人打开，王伟荔坐在椅子上没动，只向门口扫了一眼，随即就看见立在女儿身后的年轻人。

王伟荔心想，个儿还挺高的，再看一眼，长得也清爽，心里的怨气顿时去了大半，不觉中便露出个笑脸，又感到不妥，忙敛了笑板起面孔。

待人恭恭敬敬地叫了“阿姨”，她才沉沉“嗯”了一声，递过来的果篮礼盒也不伸手去接，一副爱理不理要笑不笑的模样。

陆程禹也没在意，坦然搁下礼品，又和从里屋蹒跚出来的老人家问好。

王伟荔见老母亲一见人孩子便喜笑颜开，又给让座又让倒茶，她心里微恼，不觉剐了一眼过去，老太太当即不敢做声，只颤巍巍地在一旁椅子上坐下，半晌才勉强问了句：“苒